

## 台灣不會忘記—〈火線任務—台灣政治犯救援錄〉

檢察總長先生，我非常關心賀南德茲一家人遭到司法警察迫害的情形。  
我呼籲當局保證賀南德茲一家人，不會再受到刑求或虐待，  
應該立即起訴或釋放。也呼籲當局保證，以刑求逼供所取得的自白，不得當做證據。

二〇〇七年九月中旬，在青輔會「台灣青年國際參與」獎項的贊助下，「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」幾名青年志工，帶著一面「台灣不會忘記」的大橫條幅，到日本進行一個月的見學之旅。參訪以戰爭、人權、和平為主題的紀念館；並沿途拜訪在六、七〇年代，參與台灣政治犯救援的人權工作者，以及各地的人權團體。

回國之後，這一群青年呼朋引伴，加入「國際特赦組織」台灣分會，經半年審核，正式成為第 32 小組。在本片的結尾，小組圍著基金會的長桌，正給那位檢察總長先生寫請願明信片。

看陳麗貴導演的〈火線任務〉，樂聲響起，特寫手部持刀削刻蠟燭，自那一剎那，影像聲音匯成熱流，緩緩犁過心版。觀者被彌平，心無旁騖；又被淹沒、覆蓋，滿滿的漲起來。

「台灣自救宣言」，宗像隆幸、彭明敏脫逃出境；「台灣政治犯芳名錄」，蔡財源、陳中統、蔡金鏗、李敖、唐培理；「From a Taiwan Prison」，小林正成、謝聰敏；「台灣政治犯救援會」、「國際特赦組織」，梅心怡、三宅清子、謝秀美、田孟淑；「美麗島事件」、「林宅血案」，艾琳達、司馬晉、陳淑雲、毛清芬、張丁蘭…

對身歷其境或感同身受的當代人而言，那一段封閉壓迫、掙扎對抗的歷史，是一步一步，夜以繼日，沒有留白喘息的艱苦過程。受限於短短三十分鐘的紀錄片，像在漫無邊際的記憶中，劃亮幾支火柴。陡然間，已經「到了一九七五年，我們已經看到其他（救援）管道逐漸發展出來，一個國際網路開始啟動，台灣政府無法抗拒…」名列黑名單達二十五年的梅心怡，也只能輕輕一語帶過。但是，從「寧可錯殺一百，絕不錯放一人」的恐怖威權，到無法抗拒蜂擁而起的民意終而下台，那一段豐沛澎湃的，大歷史與小故事，在觀影後如泉水般難以扼抑的湧現…

麗貴的風格一貫的細緻優美、簡潔準確，卻能傳達熾熱濃烈，撼人心神的訊息。就像火山熔岩，流經之地竟成沃土。即使缺乏歷史脈絡，但日後被〈火線任務〉漫過的年輕心靈，將是一片生機勃發的良田。這支紀錄片，會在綠島和景美兩個人權紀念園區播放，我們可以想見，那些看得目不轉睛的青年，將循著人權救援

的故事，追尋台灣民主運動的線索。他們雖然缺少歷史脈絡，但短短的三十分鐘，已足夠啟動好奇的心，也必能造就來日，台灣民主和世界人權的守護者。

**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我能一直做，因為我也覺得很怕  
我覺得有種很奇怪的心理，就是說  
你既然做了一次，你更願意說，我再做一次  
有時候覺得做得很開心，有點像在看卡通  
狼在追小羊，小羊跑掉  
既然能跑掉一次，我想我還可以再跑掉…**

艾琳達，曾經是一個「外國」的，「國際人權救援者」，如今已經是我們的「家人」。所有在我們受苦的時候，和我們一同承擔的，都宛如親人。「台灣不會忘記」青年訪日團，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七日，在東京池袋，史明先生的「新珍味料理」二樓，和十多位「台灣政治犯救援會」的前輩歡聚。救援會於一九七七年成立，至當時已三十年。台日兩國三代同聚一堂，各人自我介紹時，胡慧玲說：「在世人眼中，各位前輩，和年輕一輩，有志接下這責任的，都是怪人，憨人……」她說，「可是，我覺得，大家是很幸福的人，因為可以做自己歡喜做的事，一直做下去，做下去。」

人權關懷，是一種普世的、血脈相連的感情。昔日我們伸手，手心向上，如今我們伸手，手背向上。受者與施者，蒙受同等的祝福。「…台灣不會忘記，曾經有這麼多人，為了救助一名從未見過面的台灣政治犯，付出了他們的青春歲月…台灣不會忘記，世界上還有許多政治犯在黑牢中等待救援。我們的一份力量，會改變他們的命運，會改變世界。」

〈火線任務〉入圍二〇〇八年第六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「台灣意象」類組。雖是短短的三十分鐘，卻像在尾聲的「24小時送愛到西藏」音樂會現場，聽巴奈唱「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」…

**你使我的眼睛更亮  
心裡更勇敢。**